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G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改刻
世說新語補

三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2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7
W210
2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宋 劉辰翁

明 何良俊

王世貞

王世懋

李贄

張文柱

批

注

批

增

刪定

批釋

批點

校注



昭和六年三月一日贈
上海圖書館藏
寄

010785140515

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言語中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

峩峩山中。

嵇中散。嵇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從上虞移

王云倉卒對乃妙絕
劉云佳對

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語趙景真。嵇紹趙至，皆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

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

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

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

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聞詳安諦，體若不勝衣。

劉云為倉卒對
夜至此情痛可憐
嵇紹叙它感
發來歷皆到此
孺子忽忽過
生惜哉
至云世人但知
蔡中郎石經不
知有嵇中散此
語其一大故事
李云奇甚

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
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
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
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將叙曰。
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
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
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
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恨量小狹。趙云尺表
以當之。孝成王從其計。

劉云本語量狹
文未支離可恨
耳

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
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解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
勾尺七寸。周髀能測往復之氣。黃帝使伶倫
在太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
二管。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
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
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去。蠶必周。密布
緹幔。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爲
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
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

朝廷。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母
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憲以爲

從事中郎。因問憲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

君。何以來。憲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王云語意疎直

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憲字季和，上

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憲。憲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

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

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

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

劉云此故自應至此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

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

荀顛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

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

問濟曰：昨游有還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夷甫曰：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

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

比點世說新卷之三

劉云謂其作勞，邊夏熱見月疑，自若見月而喘，直常語耳。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待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倫所害。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不能過也。

劉云玄著猶著

王云古本原作

簪字殆不可曉後皆倣此

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中書郎。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終太僕。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資之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木英特亮拔。不羣。任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靠魏。以嗟哦。其水泚潔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王兄。長沙王執權。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穎字叔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

王云注是也。吳蜀當此語是本。色按王孫同為太原人。不當主風之異如此。

劉云二語坦然敬服敬服

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王云誤語乃得佳遂為口實此王子敬畫蠅也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劉云最得古對之妙言外謂下

鹽政後尚未止此

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卿江東何以敵此

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

五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鼓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瘧耳

○補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石季倫問其曲石

別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

答曰譬如見西施別見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鄧粲晉紀曰郭誦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晉陽秋曰初誦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誦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逸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

曰洪仕至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亾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

六無火味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吳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詩曰和氏之璧蓋

出於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賢聖所出何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王云此問者自
曹被統

批點世說補卷之三

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

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顓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

陽秋曰顓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

書僕射為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王敦所害

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

虛日來滓穢日去耳○稚子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陽

學子語

劉云極鄙而隱

李云太無味

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丞相別傳曰王道字茂弘瑯琊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道守少

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

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

之鄭執郎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

此帖世說補卷之三

劉云俯仰情至

劉云似癡以類似多似少轉使

柔情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

王云至空讀之欲絕况在當時德音面聆者邪

補

李云好簡人真思由餓生餓則憶至不思不憶固也能不餓乎非人情矣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璠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

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娶樂廣女

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温太真問郭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

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

劉琨雖隔閩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

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

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温嶠曰班彪識

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碑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叙傳曰彪字叔皮扶

風人爰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作王

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從公孫述隗囂

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

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

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

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

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

北點世說新語卷之三

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命與憤慨
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
管趙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
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
郗太尉拜司空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

有體正軌思經籍以儒雅著語同坐曰平生意

不在多值世故紛紛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

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

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

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

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劉云解得指爽

王云隱字費解
不如註中蔭映

二字
李云隱字非蔭

映也
劉云隱作映解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

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

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

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

市中和尚天資高朗風韻邁邁丞相王公一見

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

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

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
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
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頃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
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或問此意簡文曰以
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王云高坐寺名
迄今無故
劉云可以避飯

簡應對之煩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温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

○補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

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

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

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

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修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

引為從事中郎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

劉云有味外味

之圖繪者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補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邨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楫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

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

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桓温別傳曰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

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温少有豪邁風氣為温嶠所知累遷瑯琊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温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補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

內史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地長安人太常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

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表賜老病外部都

督瞻諫曰尊表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視去西陽如脫履耳敦及乃左遷隨郡內史瞻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

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待中敦謂瞻曰卿年

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敦謂瞻曰卿年

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

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摯氏世本日瞻高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

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

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

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

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陶氏叙

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宇宙之志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

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

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廣荆三州刺史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

劉云表辭甚佳
丈夫本志及復

北占士克甫卷之三

十一

略盡復何求哉
若以外臣輕及
君側有非可必
於身後流俗近
言非事實

劉云似厚似誠

朝歷世異因心臣年垂八十位極入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
陛下比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撫腕涕泗橫流伏願逖選代人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
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
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温嶠唁之尚號咷極哀
既而收涕告訢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
至鎮西將軍
日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語言
呂
豫州刺史
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
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
果亂齊
時賢以爲德音

補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伯
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爲慕容駿所逼乃往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自北
篇且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

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

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

時以爲名對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入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爲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
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
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

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高逸沙門傳曰法
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
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
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或云下令別見
即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補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
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

眞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

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兄玄孫總角秀惠

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竺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

世說古本無作
度

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
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

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

成帝成帝疑是故物直截為翼而搖之風不滅

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翼以白羽扇獻

成帝帝嫌其非新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

反之不聞翼也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

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

州歷待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樂正穉恭上扇

○○

王云按劉公幹
答魏太子書云
夏屋初成而大
匠先立其下嘉
禾好熟而農夫
先嘗其粒劭語

本此
又云駢語乃玄

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許詢能清言，于時

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何驃騎亡後，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佑，北軍中候。父訥，

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後父

贈光祿大夫。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玉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玉，玉曰：國自有

周公。晉陽秋曰：克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

劉云謂其遂會稽王也

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代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

流淚。

劉云寫得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上於桓公口語安得如此情

李云極感極悲
王云大都是王
敦學唯靈意
劉云兩得詞體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
驅衛詩也及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魯頌泮水篇

○○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
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
後至尚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書左丞

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愷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

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
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

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云清言徑造

○○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

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
楚王使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
中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
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覺鳥獸禽魚自
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心登云作不覺

來親入

○○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十六

輒作數日惡王曰

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

之少朗拔為叔父廩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

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

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道字道林河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

劉云自家潦倒憂兒輩其鐘情語也此必有喻者

王云高視世外

劉云謂虎於掌中王云今此虎是

象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墨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醴拜為

七占

劉云深於談者有得有淺其義當解不能盡應云其講說可讀而末到至

處耳

批黑世說新卷之三

十七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 ○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劉云以其名家意想其耳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父。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

王云竟似不滿

書郎。右軍司馬。

應登云介葛盧能辨牛語謂變毫亦然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

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云不謂真長玄度有此謔談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林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請薄得好

李云說少執右安人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圈櫃中矣王云二君故復有此破綻耶

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亾有令譽

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

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髻而

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

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下

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一而卒。

昔罕虎。歎矣。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

禍繁也。豈非司夏侯孝若為之叙。文士傳曰。湛

馬生之所感歟。魏征西將軍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

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極相讚

應登云物字作

劉云重一語故悲苦

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

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

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

足不相過今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

劉云右軍之言真當時之慕石謝傳以慕論晉亦不類矣又云惟謝東山能為此言他人

于日昃不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宜人

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

公孫氏少好刑名學豈清言致患邪難與俗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

裁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

引羨為援頗蒞義興吳郡超授比中郎將徐州

刺也以藩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

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不追王云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作全

必當寒裳濡足此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處藥在焉黃金白銀為

宮闕其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

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

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

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

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入其間亦適子姪未之許公歎

曰若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中興書曰超字

空惜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

書郎司徒左長史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

支道林以為一時之後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

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

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答曰

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

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淳著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

幼度安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

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

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

當有肯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

發名亞於玄任語庾道季道季庾劭小字徐廣

至東陽太守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

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

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

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殷揚州殷浩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授劍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字脩齡琅邪臨沂人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

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

深孝友天至譽輻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康伯

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三

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賴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條。亦覺日月清朗。

袁彥伯為謝安南。謝奉別見。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

劉云黯然銷魂。直是生情語耳。未在前言。

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

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同年而語其樂哉。

治之高世遠。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畎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

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儼。便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應登云摘句者摘其疑以問

陽秋曰寧康二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
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入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矧機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

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

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温平袁曰必無此嫌車曰

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

於惠風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

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祐字叔子泰山平陽人

劉云此亦戲言謂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銅雀妓可以娛人耳又云此正墮淚

為兒時遊汝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之言人不能識
耳
王云羊公盛德
此語殊傷子敬
之厚
劉云如此四字
極似無謂亦有
可思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
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以吾妾與妓
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
帷。月朔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
因山山靡迤而長。縣
得名。

王云便是虎頭
書思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
在。山陰。故以名焉。山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
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幹竦條。潭壑鏡

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
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王彼微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會賓僚出
日。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其門。

江津望之。云若能日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

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
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

劉云董董四字
不直堪妬

李云亦是虎頭
真字

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

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

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自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平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塲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劉云對易問難他人無此懷也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題目曰道壹文鋒富瞻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敷條柯荷蔚枝幹扶疎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

劉云小兒學語禮洽未成利錐囊袋面目可憎

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王云世乃有三字不可曉後延江為人所映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曰頗有嫉已者於坐

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

應登云譏問者之嫉已

詩魯頌曰翩翩飛鴟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解散也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

劉云恨甚

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

王中郎令伏玄度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集

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澶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文顏斨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犬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友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即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光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木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木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真

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文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臨成以如青州耶酒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惟義所在

○○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父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

李去合亦自佳
李去王又佳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邪

○○補

桓南郡問謝夫人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謝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補

桓靈寶玄小名也征殷仲堪道出廬山豫章舊志曰廬山裕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三

八年封裕鄢陽男。食邑茲郡。印曰盧君。裕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裕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城彭澤。右傍通川。有國裕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居。其下。或云。匡裕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嘆其奇而已矣。伏滔遊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嶺傑嶂。仰捕雲。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

見。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篋落髮。研末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通鑿淹遠。高悟冥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游。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慧皎高僧傳曰。慧遠至潯陽。見廬峰清靜。始住龍泉精舍。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叙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

世說新語卷之三

二十七

王云註為詳

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
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
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
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
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云。
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
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
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

父瑒。祕書郎。靈運襲封康樂公。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沈約宋書曰。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孔隱士。別見。謂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劉云將不猶將無也

未能忘懷。

莊子云。魚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

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身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言語下

○補

殷仲文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桓玄咨議

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與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投義軍遷侍中賈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尚書以罪伏誅

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宋書曰帝姓劉氏諱

裕受晉禪清簡寡慾未嘗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在位三年

○補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

家人謂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

李云裕答更好

無味

王云此所謂筆耕

○補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

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宋書曰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

戴逵子也

○補

宋世祖

宋書曰帝名駿文帝第三子

嘗賜謝中書寶劍

宋書曰謝

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謝以與魯豫州送別曰藍田生王豈虛也哉

宋書曰曾爽小名女生扶風郡人祖宗之父勳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

李云只此甚妙

七言

廿二

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後魯作逆世祖嘗

因宴集問劔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

杜野之賜世祖大悅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

君不肯行於是免武安君

○補

元凶篡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

伏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

祿大夫舍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

峻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峻之筆也問何以知之

延之曰峻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

爾延之曰峻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

意遂釋姓氏英賢錄曰顏峻字士遜延之長子

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

知遇峻盡心補益孝武鎮潯陽遷南中郎記室

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

軍錄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

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與王車騎張宴

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

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

北帖卷之四

世

王云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仙也

○補

輒有伊洛間意

南史曰王或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謚之長

王侍中嘗因侍宴

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粹黃

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梁書曰帝姓蕭氏諱

蕭引書法適逸

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

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

補

補

行代齊立四十八年而崩

補

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陳書曰帝名頊始興王子臨海王廢乃承大統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

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

南史曰徐陵字

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蕭

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魚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祕書丞

父魚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體帝甚哀

剛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補

魏佛助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

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盛譽盧思道北齊

顯除大學博士至中書監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年十六中山劉松為

入作碑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乃不能甚解因

就魏收求異書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

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

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

兼散騎侍郎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

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李百藥書曰盧

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蚤

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

○補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隋書曰道衡字玄卿

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河東裴獻目之曰

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

君矣官至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法苑珠

司隸大夫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林云西

方有神人相貌稱獐身披金甲手持寶菩薩

乃名曰金剛嘗衛世尊說法于雷音寺何為低眉衆生故曰菩薩猶儒者仁人君子之

稱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婆娑論

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

自身故名魔淨行法門經云以無所為心印降

諸魔當知有四一者蘊魔二者菩薩低眉所以

煩惱魔三者死魔四者天魔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四

慈悲六道華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道衡憮然稱善

補

楊遵彥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

風度深敏六歲學尚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典選

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

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

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東魏以楊愔

典選愔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

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選人魯漫漢自言

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

我不下以左趨障面我何不識卿邪漫漢驚服

補

北使李諧至南北史曰李諧字度利父平尚書

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襲青彭城侯歷位

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以諧聘馬梁

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

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梁武與之遊歷至放

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

放帝大慚郡國志曰潤州長命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

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

王云人謂驕由
盛耳不知其
衰此語有味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四

世說

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

晚入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補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

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清

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補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

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

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

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也

○補

天后嘗召徐有功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

參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邇相

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

滿不戮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

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劉餗隋唐嘉話

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

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廻顧曰臣雖死法

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

三終不可改徐公之子豈

可拘以常調者乎

廿七

○補

陸羽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吟接輿也問張

李至真不道學臉三十太虛為室屍影暴露

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唐詩紀事曰張志和

○補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字子周婺州人毋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權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補

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降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復以貴顯

○補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李云此經中語介甫何以不知

然言自是慧業人

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東都事略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安石去位薦為參知政事

○補

馮當世知并州東都事略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幼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行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安諸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文簡

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譚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種公案王介甫撰王平甫志曰安國字平甫臨川

李云王安國尚有家學

人熙寧間歷官大理寺丞

○補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

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日傳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政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劉云生字不收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

○補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

老母極膳妻

補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

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

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

李云大無味必曾講道學也

○補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

靜泊無為惟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

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詩易春秋顯名大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

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

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耆有作者七人之

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補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
困焉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
後乏復言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

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

齊父景並美官邵歷散騎常侍賀聞故出行

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

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

王云賀公雅士
恐不當爾

劉謂以此故
下不為

然後得釋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故下請孫皓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

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

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

充以為然乃致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

本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世說新語卷之四

十四

坐事免官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

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

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苑於國中也不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祕書丞山公啓

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足為丞不可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

劉云也是語不當入政事

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紹咨公出處

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祕書丞公曰為君思之父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隱晉書曰紹

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露接人人有

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及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懽晉陽秋曰王等接

劉云如此為後亦足稱政事邪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職

○ ○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

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休吾不敢使吏送令

歸家

○ ○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

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

應云氏乃陸自一辭

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 ○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

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詔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

○ ○

北黑世說新卷之四

十一

劉云當其時或
自行見以為政
事法則不可

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晉紀曰導阿
衡三世經綸夷險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
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

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

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

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

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

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致之施

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怠

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

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

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廳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

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

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及超兩階用之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臯陶
謨一日萬

劉云謂就通竹
根以為篙以代
鉄足
劉云非此解殆
不喻
劉云一日萬幾
正欲速

打黑十言不先之四

至云簡文能言謝
安石以爲皇帝之
添意也

幾孔安國曰幾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晉陽秋曰何充字次

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驃騎看文書不

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王謂何曰我

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

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

得存諸人以爲佳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寒作郡主簿孫統存誄

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

○○

劉云語甚是然
亦非所謂政事

言語

部郎范汪棋品曰寒
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

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爲何上佐正與寒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

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

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汝何

處得此人寒於是止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令史受杖正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廿五

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桓式桓敬小字也

叔道温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稍

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

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

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

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搽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劉云襪如今人包秋之類王云襪被也

劉云此語有不可遊手尚

可答軍政不可

謝一作胡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木城

立大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吳頗加澄檢

將軍安友接容時人有於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

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

容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

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少

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

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稱南北二玄卒於郡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珣代之時人

謂大小王令珣別傳曰珣字季琰瑯琊人丞相

王云此似非愛

道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

東亭作

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李云此是一等治化

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補

孔思遠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李云非戲論也

○補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武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

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南史曰：傅翽，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燦，為武康山陰令。

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翽位至驃騎諮議。孔平仲續世說曰：諸傳有理，縣譜不孫相傳，不以示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補 蘇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

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無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荆州刺史曹芝署為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王云此僧亦自可無一作何

七古

七古

七古

七古

七古

七古

七古

七古

○補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鷓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鷓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

宋祁唐書曰：洛陽令楊德幹於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

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補

玄宗嘗賜酺三日。漢書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酺。

色一作已

○補

為惠澤。唐無酺禁。賜酺者。上御五鳳樓觀者喧。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也。

高力士。唐書曰：高力士。馮益曾孫也。其姓高氏。同三司。後除。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籍流巫州卒。

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雲溪友議曰：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我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錄曰：安之為赤縣尉。力行猛政。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李公即此是舉。要用奏樂。

行猛政。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行猛政。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行猛政。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術。太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占言對明。辯文宗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

嘗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劔南節度使韋臯。

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

曰。方稅重。令公輸年全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

澤。追思益切。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元年。為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

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補

李文靖為相。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沉厚寡言。器

李翁著

度宏遠。咸和中。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

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錄

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孰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

文學上

○補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楚詞註曰。淮南王安。博雅好古。西京雜記曰。鴻

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金。漢書曰。揚雄字

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者欲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

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列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

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別傳曰。玄少好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天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

有一作所
李云必是盧子
餘述之

劉云式所以
追也其兆如此
故知其死而不
知出於逃遁之
術也
又云皆具門人
互相神聖所傳
不足多辨
至云註駁甚正

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嫂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翰為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翰得二。季長謂子翰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之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

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干。或出求帖門人。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乎。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尚書郎九江太守。九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

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為乎泥中曰泥中微詩也毛公答曰薄

言往愬逢彼之怒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擊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

司徒太尉封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

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

○補蔡中郎從朔方還張璠漢紀曰蔡邕字伯喈陳

茂不仕新室父校亦有清白行謚貞定續漢書

曰邕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技藝術數無不

王云貞定私謚也私謚唯陳仲

弓陶淵明二
人可當餘多
出其下弟門
人苟愛以為
不正是也

批點十言補卷之四

精綜仕至左中郎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

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

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吳志曰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

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補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魏略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也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

也○
聖主

○補

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阡疇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

之幾足張璠漢紀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

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補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

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夫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到江

七古十言補卷之四

二二

東得之歎為高文恒祕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

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

漢書曰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

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

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廣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

有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

發拜尚書左丞病卒作魏公册命後漢書曰曹操自

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王粲擅名當時

便疑此册是仲宣所為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太

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册高妙仲

宣亦以為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文多不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字士季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遺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

練明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平

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

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嘗論才性同異

王云令人畏其
能那得不為所
害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二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會論合屯騎校尉王
廣論離文多不載。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